

田 文 羣 著

世界知識叢書之四四

為美帝國主義服務的梵蒂岡



秦皇帝國主義服務的幾位
「功臣」

王 明 著
——關於秦皇帝國主義的宣傳——



192
2.001

世界知識叢書之四十四

爲美帝國主義服務之蒂岡

田文羣著

世界知識出版社

一九五一年四月

爲美帝國主義服務的梵蒂岡

世界知識叢書之四十四

一九五一年四月初版

作者 田文羣

出版者 世界知識出版社

北京(0)東堂子胡同四七號
上海(0)延安東路一七二號

承印者 新華印刷廠北京第二廠

總經售 華書店

定價 二千元

◁ 印 翻 准 不 ★ 有 所 權 版 ▷

京(1) 00001—20000

書號0033



定	價
千	元

目次

前言.....	(一)
(一) 梵蒂岡的來歷.....	(四)
(二) 梵蒂岡與法西斯.....	(10)
(三) 梵蒂岡——華爾街軸心.....	(18)
(四) 梵蒂岡壟斷資本.....	(三五)
(五) 梵蒂岡——『披着羊皮的狼』.....	(四三)

前言

中國天主教的愛國人士，在基督教的革新運動初步展開之後，也開始發起了自立革新運動。一九五〇年十一月底，川北廣元縣王良佐神父等五百多天主教徒首先發表了『天主教徒自立革新運動宣言』，號召全國各地教友展開自立革新運動，肅清親美、媚美、恐美的思想，自力更生，建立自治、自養、自傳的新教會。他們的號召，迅即獲得各地天主教愛國信徒們的紛紛響應，這個愛國革新運動已自下而上地逐漸廣泛地發展，並受到全國人民的熱烈歡迎，得到人民自己的政府的竭力支持和鼓勵。

雖然到目前為止，天主教的愛國革新運動，還僅僅是開始發展，還要揭破和克服受帝國主義影響的反動分子的各種阻力和破壞企圖，才能大步前進；但是全中國約三百萬的天主教徒的絕大多數都是勤勞的、貧苦的、愛國的人民，而且他們的愛國的政治覺悟正在迅速提高，他們正日益認清楚梵岡教廷的反動面目——利用中國天主教會從事特務間諜活動的罪惡。天主教川北南充籍教區主教王文成、副主教李炳堯等三百三十三人在今年一月二十三日發表的自立革新宣言會正確地指出：

『在過去，我們百分之三十到四十的傳教經費，是梵蒂岡總教會補助，認為是天下教友的捐

助，與帝國主義無關。現在我們參看了中國近百年史，分析了天主教的內外環境之後：我們確實認識到帝國主義一貫利用教會侵略的實質。特別是近來美帝國主義的代言人奧斯汀在聯合國發表的談話，指出梵蒂岡的經費主要是美國支持，更赤裸裸的供認了此點。我們是祖國的兒女，應以極度憤怒和勇敢的心情，來滌除血腥的污漬，來熱愛我們的祖國，在英明的毛主席領導下，勇敢的站起來，擁護共同綱領，反對帝國主義、封建主義和官僚資本主義，站在愛國主義的行列裏，徹底與美國爲首的帝國主義割斷一切關係，斷絕與梵蒂岡的經濟援助和通訊關係，實行「自治、自養、自傳」。

中國天主教人士決不願意讓天主教愛國革新運動落在全國各界人民洶湧澎湃的抗美援朝運動的後面，而他們的愛國革新運動又受着全國人民和人民政府的熱烈歡迎、支持和鼓勵。因爲這些，天主教的愛國革新運動是一定會迅速發展起來，並取得勝利的。

這本小冊子，以無可爭辯的事實，來揭穿爲美帝國主義侵略政策服務的梵蒂岡的『外面披着羊皮，裏面却是殘暴的狼』的反動真相。

一九五一年三月十一日

梵蒂岡——這個反動和蒙昧主義的中心，正狂熱地進行着種種反對世界人民進步、民主和自由的陰謀活動。這些穿着黑色法衣的反動派，加強着宗教的狂熱，播弄着信教人民的感情，用盡一切方法來保持這世界上爲人民所極端痛恨的奴役的和血腥的戰爭。因爲他們深深地知道，如果那老早就在漏水的華爾街這條船沉了的話，那麼，他們的『聖座』也就不會支持多久了。『上帝在地上的代表』的住處，是緊緊地用美麗的鎖鏈綁在摩根、洛克菲勒、艾奇遜同杜魯門的戰車上了。

然而，這並不是值得奇怪的事。衆所週知，全部教皇制度的歷史，正如意大利一句俗話所說：『從來沒有實行過它所說教的那一套』，而充滿着對道德及人的價值的最基本概念的最可恥的罪行。

5977

一 梵蒂岡的來歷

公歷四世紀二十年代，君士坦丁大帝藉基督教徒的助力，統一羅馬帝國，便於三二四年奉基督教爲國教。隨着教會之成長與繁榮，教會的組織也取法了帝國的形式。正如同帝國爲着行政的便利劃分爲四大部分，所以教會也分成四個區域，稱爲教區（Patriarchal），其中心爲羅馬、亞力山大拉、安提阿喀與耶路撒冷。不久以後又增加了一個教區，其中心爲君士坦丁堡。這些教區也如同當時的政治組織一樣，再劃分爲若干行省，若干主教轄區（Dioceses）。教會在上述五個地區設五大長老，分掌各區教務，同屬羅馬皇帝管轄。四七六年，西羅馬帝國滅亡後，羅馬教區的長老在西歐政治長期混亂中逐漸伸展他的權力於教會業務之外，對皇帝形成半獨立性。這便是所謂『教皇』（Pope）的由來。

到七二六年，羅馬的教皇拒絕執行東羅馬皇帝（在君士坦丁堡）的禁止崇拜偶像會，基督教便正式分裂爲希臘正教和羅馬正教兩大派系。十六世紀路德發動宗教改革後，一部分教徒改宗新教（耶穌教），留下來的便稱天主教，由羅馬教皇統轄。

羅馬教皇一開始便積極干涉歐洲政治。著名的十字軍東征（一〇九六——一二九一）就是教皇所發動和指揮的，前後出動七百多萬人，東征七次，延綿二百多年，把歐洲和近東弄得殺氣衝

天，死亡枕籍。後來又搞什麼神聖羅馬帝國，對西歐各國皇帝加冕、操縱政治、製造衝突、屠殺人民，以鞏固教皇的權力。

在十三世紀，教皇英諾森三世（一一九八——一二一六）的時代，教皇權力極度擴張。英諾森三世說道：『我們被賦予一種使命，來統治一切人民和一切王國。』他認為教皇不僅是僧侶的領主，也是皇帝的首領。他曾經以下述的詞句表示了這種思想：『王權從教皇獲得光輝和威望，正如月亮從太陽得到光亮一般。』英諾森三世是教皇中第一個宣佈教皇是『上帝在地上的代表』。他設立了『十字架教堂』，正好為準備十字軍而徵收貢品。但是後來當十字軍告終時，這教堂也沒有廢除。教皇的財產因而迅速增加了。教皇由一切天主教國家僧侶階級獲得大量金錢，通過意大利的銀行家，進行大宗的銀錢業務。教皇利用一切方法蓄積了大宗財富。教皇的邸宅變成了整個西歐教會和政治生活的中心。英王約翰承認臣屬於教皇，並向教皇奉獻大宗貢品。其他許多國王也都承認為英諾森三世的臣屬。教皇煽動德國封建領主的戰爭，使皇帝政權日趨削弱。

教皇從八世紀開始，便擁有自己的領土了。因為教皇自與東羅馬帝國決絕後，便和西歐新興的法蘭克王國相勾結。法蘭克王丕平應教皇的請求，侵攻意大利的倫巴王國，把所奪得的土地贈給教皇。後來又逐漸擴張，到一八五九年，教皇在意大利中部直接統轄的土地會達到一萬七千方英里。

但是從一八六〇年意大利的統一運動開始後，大部分的土地又逐漸被歸併到意大利王國去，

只剩下羅馬城，由於拿破崙三世特別派兵保護，才得保留下來。

一八七〇年普法戰爭發生，駐羅馬的法軍被撤回增援，九月二十日，意大利王國乘機進入羅馬城，完成意大利的統一。在羅馬及教皇領土其餘部分舉行公民投票的結果，有十三萬票贊成和意大利合併，而反對的只有一千五百票。教皇從此退居羅馬城西北的梵蒂岡高地，保留着拉特蘭宮和一些寺院，而不成其為國家了。教皇庇護九世曾宣誓（並保證以後的教皇）自登位到死亡止，不從那兒出外一步，並稱自己是『梵蒂岡的囚徒』。

從此產生了一種流行的概念，似乎梵蒂岡從十九世紀末葉起就不過是天主教的高級教會，也就是說它是一種宗教性質的組織，而對於國際的政治與外交是沒有直接關係了。

然而『梵蒂岡的囚徒』自己却用各種各樣的政治活動來反駁了這種見解。

第一次世界大戰時，梵蒂岡形式上保守着中立而實際上却企圖影響兩方鬥爭的結局。梵蒂岡的外交活動是非常小心的。在戰爭的每一個階段中，它都是站在那時最強大的一方，而同時却並不與另一聯盟斷絕關係。一九一六年和一九一七年時，教皇曾企圖出任為調解人。他奔走折衝並在德國外交的影響下，呼籲媾和。這種提議的實際目的是在幫助德帝國主義，拯救它免除不可避免的崩潰。

偉大的十月社會主義革命及第一次世界大戰結束之後，梵蒂岡對蘇聯是一貫地懷着敵意的。在武裝干涉時期，特別是一九二〇年的蘇波戰爭的時候，梵蒂岡站在波蘭背後，煽動它進行反蘇。

鬥爭。在一九二九——一九三一年中，梵蒂岡領導了有名的『反蘇十字軍』的政治運動。這是若干企圖恢復武裝干涉政策的嘗試之一。

在惡名遠揚的『綏靖政策』盛行的時候，梵蒂岡拼命鼓動當時的英法統治集團去與希特勒妥協，並且鼓動德國侵略者轉向東方進攻蘇聯。在蘇芬戰爭（一九三九——一九四〇）中梵蒂岡是公開支持芬蘭的。

然而這些『梵蒂岡的囚徒』的行徑是不值得奇怪的。因為在教皇宣佈他是『梵蒂岡的囚徒』的同一年，在所謂梵蒂岡大會中就宣佈了教皇是『永無謬誤』的。這就是說，教皇可以視執行政策的需要，以神的名義去完成一切罪行。

現在，讓我們來看看這些『永無謬誤』的人的虔誠生活罷。教皇塞爾奇第三命令挨次絞死自己的先輩。教皇伊洪十六和國王奧托第三不和，後者決定把他自己的『私人』——格貝特陞為教皇，就將伊洪從床上拖起，把他的鼻子、舌頭、耳朵都割去，並挖掉眼珠，這樣子拖過聖城的街道。在這以後，格貝特就做了教皇，稱號為西里弗斯特第二，統治着羅馬的教廷。大馬斯第一次帶着一大羣自己的信徒衝進聖馬利教堂，把華辛的一百六十個門人殺死，因為他和華辛在羅馬的教壇上結了仇。這些可恥的罪行是寫不完的。

教皇們一貫地用寶劍代替了他自己教皇權力的標幟——聖彼得的手杖。教皇佑利第二——這一個好戰的人，爲了建立強大的教皇國家而進行了不斷的戰爭。一次，當他戰事失利的時候，在憤

怒中他把自己最神聖的手杖擲入基伯爾河中，佩上寶劍，叫喊着：

『如果手杖沒用，就讓寶劍來保衛我們！』

做爲權力的象徵以及擴大權力的工具的寶劍，就不讓教皇們安眠了。『教皇政權的完整』

——這一狂妄的企圖在許多的年代裏領導了梵蒂岡的一切政策。曾經有過這樣的一個爭辯：『假如火星上有人的話，他們是不是屬於羅馬教皇所管轄？』——這問題當然是肯定地解答了，因爲還在十四世紀，教皇鮑尼法奇第八已經定下了教義：『每一個人身都應從屬於羅馬教廷的管轄，爲着獲救，這一信念實屬絕對必需。』

現今教皇的前一任——庇護十一世，更是一個極端主義者和最反動分子，其對民主和進步的仇視，僅有他的親信及繼承人——庇護十二世可與比擬。他在自己的一個牒文（給下級教會的）裏宣稱，教會的事業是『傳佈、闡釋、並堅持』教會政權的第一。『這法律，不管歡喜或不歡喜，得保存下去』，因爲上帝『帶給我們以最高的命運的安排，帶給我們以社會組織及經濟生活』。

這就是歷史的反動堡壘——梵蒂岡的來歷，它根據一九二九年二月教皇庇護十一世和法西斯野獸墨索里尼簽訂的拉特蘭條約，恢復了一八七〇年所失去的政權而被承認爲一個獨立國家。這裏的面積有一〇八·七英畝，在四十五分鐘內就可以環繞一週了。其實梵蒂岡的領土只是一羣宮院的建築，宮院之間有一個梵蒂岡公園。人口約一千，都是一些封建僧侶、貴族、大地主。據一

九四九年的統計，全世界的天主教徒約爲三億三千萬人。教皇有一個諮詢機構，即所謂主教團，由六個正主教，五十個副主教和十四個助主教組成，但事實上常不足額。因爲每一任教皇都命令留下幾個空席給自己的承繼者，以便這些承繼者在開始統治時任命自己的擁護者。在梵蒂岡起着特別重要作用的是它的國務卿——教皇的外交部長的紅衣主教，他是教皇最親近的助手和首席顧問。梵蒂岡的行政機構包含一個十二人組成的主教會議，三人組成的審判廳，和另外三個公務官。據一九四八年統計，教皇在四十六個國家駐有大使或公使，在另外的許多國家也派有代表。梵蒂岡有與意大利幣制相等的自己的貨幣，有自己的郵政，有自己長約四分之三公里的鐵道，還有自己的電台等。它對各種國際問題公開表示的意見是登載在它的官方報紙羅馬觀察家上，這報紙的編輯是受着教皇自己或國務卿——教皇的外交部長的指揮的。

二 梵蒂岡與法西斯

一九二二年，墨索里尼攫取意大利政權。在墨索里尼進軍羅馬之前不久，陞任教皇的庇護十一世曾在教書中無恥地說：『社會主義對於人類社會的想像是完全違反基督教的真理……無人能在同時做一個虔誠的天主教徒與真正的社會主義者。』他在米蘭主教任內，在大教堂內舉行無名英雄典禮時，並曾給予墨索里尼的黑衫黨以榮譽座位。

墨索里尼剛攫取到政權，梵蒂岡就立刻準備與他締結政治協定。一九二三年一月十日，當時的梵蒂岡國務卿——教皇的外交部長已經與墨索里尼有過秘密的會見。正在這個時候，梵蒂岡的羅馬銀行因為種種原因而瀕於破產了，墨索里尼爲了拯救梵蒂岡的財政，化費了十五億里拉（意大利幣名），使它免於破產。而梵蒂岡則答應以政治援助爲交換。這個交換就是使那在梵蒂岡影響之下的『人民』黨一開始就對法西斯制度加以援助的。

梵蒂岡這時的外交政策是很清楚的。在一九四四年美國外交政策協會的會報『外交政策報告』一月號上，發表過海頓寫的一篇文章，題目叫『梵蒂岡的外交政策』。海頓在他的文章中也不得不承認『梵蒂岡在過去二十年中一直顯示着親法西斯政府的傾向』。他說明梵蒂岡的政策是由於『固執地死抱住一種希望，他們相信法西斯國家能够抵制共產主義而防衛『文明』』。海頓

也敘述了梵蒂岡對於『墨索里尼擴張政策』的支持，米蘭紅衣主教休斯特的「好戰成性，打敗共和軍時庇護十二世的兩次賀電，以及『意大利和西班牙法西斯黨人獲得教會的合作』」等等事實。

關於梵蒂岡的政策問題，天主教作家蒂林的話是可以引證的。他於一九三七年在『教皇庇護十一世與國際事件』一文中說：『羅馬的政治政策似已日漸與極權主義的組織相同。羅馬認為與獨裁者合作為聰明』。巴西的一位主教杜亞特在一九四六年十一月也寫道：『不幸教皇總是固執地堅持着納粹和法西斯的方法。他參與法西斯的隊伍，為第二次世界大戰開闢道路。』

著名的天主教學者杜柏林大學教授平吉在其所作『法西斯意大利的教會與國家』一書中說到教皇庇護第十一，他說：『教皇相信民主政治過於羸弱與不堅實，不能做為防止共產主義浪潮的水閘，一種奇特的境遇使他轉而求諸新的極權政府形式，視它為有效抵抗的唯一希望。』因此，對蘇聯懷着獸性的仇恨的教皇與法西斯的關係就日益趨於密切，兩者幾至無法分別得出了。一九二六年十二月二十日教皇宣佈說，墨索里尼是『上帝所派遣的人。』在美國，如沙爾維米尼與賴庇拿教授在其所著『對意大利應採取什麼態度』一書中所指出，上層的美國主教都同意教皇對墨索里尼的讚揚。克里夫蘭主教認墨索里尼為『支配命運之人。』曾經得到法西斯最高勳章的波士敦主教尊崇墨索里尼為『上帝所賜與意大利的政治天才。』海斯主教曾經獲得四個法西斯獎章，當然也報以感謝之辭。

顯然是由於教皇的授意與支持，在這時期中，全世界大多數的天主教作家都為法西斯主義做